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86110843
邮箱：jjzk-2@126.com
教育导报

点亮一盏社区教育的“灯”

——“宋婆婆爱心辅导班”的19年守护

本报记者 钟兴茂



宋婆婆翻看孩子们的照片。（钟兴茂 摄）

“杨姝彤——”“到！”“李蔡俊——”“到！”“王烁——”“到！”11月15日下午2点半，自贡市富顺县后街社区宋婆婆的小院里一如既往地传来熟悉的点名声。82岁的宋淑芳满头银发，中气十足，正仔细核对每一个小朋友的信息。

周围的孩子、家长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宋婆婆”，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有不少小朋友来到她的爱心辅导班。这里不收取任何费用，只要家长愿意就可以把孩子送过来；这里也不补习学科知识，宋婆婆给孩子讲古往今来的英雄故事、为人处世的规矩道理，大家一起玩耍、开运动会……19个春夏秋冬，暖心照护不曾中断，宋婆婆陪伴一批又一批孩子长大，也点亮了老城区社区教育的一盏“灯”。

一本《小学生守则》

叩开一堂人生课

2007年的一个午后，63岁的宋淑芳正在家里午休，院坝里传来“砰砰砰”的响声。她出来一看，几个小学生把柴火垛掀了，码得整整齐齐的木柴被扔得满院子都是。

她气得手抖。“我那时候心想，骂一顿容易，可骂完呢？娃儿下周日还是没人管。”她站了一会儿，把气咽下去，把娃娃们喊到跟前，“你们不是坏，是闲出毛病了。来，坐到，我给你们讲讲道理。”

小朋友们犯了错，心里愧疚，但没想到眼前的婆婆没有骂人，都乖乖地围拢过来。宋淑芳翻出儿子上学时的《小学生守则》，一条一条念给孩子们听。她还给孩子们讲自己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初中的故事，“我硬着头皮在班上待了一个星期，但家里实在交不起钱，最清楚读不上书是啥子滋味，现在你们条件好了，要听话、要好好读书。”孩子们认识到错误，主动帮忙整理扔乱的木柴。

“下周还来不来听宋婆婆讲故事？”小朋友们离开前，宋淑芳问。

“来！”回应声整齐而响亮。

下一个周日的下午，孩子们不仅来了，还多带了几个小伙伴。

老城区留守儿童多，周末在家缺乏管教。已经退休的宋淑芳就此办起了爱心辅导班，每个星期天下午免费帮邻里照看孩子，教他们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人身安全、孝敬父母、热爱祖国、乐于助人。

家里的客厅变成了教室、废弃的门板变成了黑板，她还自掏腰包买文具、糖果奖励表现好的小朋友。辅导班的小朋友越来越多，她每月又花200元租下邻居两间房，布置了阅览室、活动室，添置了乒乓球拍和羽毛球拍。退休金不够用，她就做醪糟到街上售卖。

辅导班的孩子家里有困难，宋淑芳也会热心帮助，她翻出一个泛黄的账本，里面记录着她带领孩子们爱心捐款的数目，从几元到几十元、上百元，姓名数目清清楚楚。她还用退休金成立奖学金，奖励辅导班考上大学的孩子们，19年来，30多个孩子考上大学，她一共发出去上万元奖学金。

“这笔钱花得有意义！”宋淑芳说。

一颗淳朴爱心

聚起老街向善力

“一开始是我一个人在照看这些娃娃，但后来社区、政府、社会上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忙了。很多娃娃长大了，都有出息了，我也越干越有劲儿！”当被问及为什么能坚持19年，宋淑芳的回答朴实而温暖。

原来，她的爱心行动一直被邻里和政府相关部门看在眼里。当地街道党工委每年专项出资保障场地租赁，累计统筹资金8万余元用于教室修缮与场地扩充。“五老”志愿者刘远智、刘思贵也牵线搭桥，促成当地商会捐款，为辅导班安装空调，捐赠学习、体育器材，让孩子们的活动环境得到实质性提升。

2020年8月，富顺团县委将“宋婆婆爱心辅导班”正式列为“童伴之家”项目点，协调西部计划志愿者和高校志愿团队入驻，定期开展志愿服务。

辅导班不再只有宋淑芳和她的女儿周桂英两位“老师”。“童伴妈妈”谢礼英定期与宋淑芳沟通培训班的需求，共同策划、开展周末兴趣工坊、传统节日联欢、户外实践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社区“五老”志愿者中的退休教师主动承担起作业辅导职责，利用教学经验帮助孩子夯实基础、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具有艺术特长的老同志牵头开设绘画、手工、音乐等兴趣课程；高校志愿者则结合自身专业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

今年夏天，“宋婆婆爱心辅导班”暑期托管开课，后街社区统筹24名青年、教师志愿者及2名专职后勤人员加入其中，面向辖区内儿童免费开放为期3周的暑假托管，开设课业辅导、老街文化、防溺水、心理疏导、绿植和垃圾分类、独居老人探访等多元课程共45节。

“宋阿姨创办爱心辅导班，其女儿周桂英传承、接力，是社区教育一面鲜艳的旗帜！”后街社区党委副书记廖国勤告诉记者，依托“宋婆婆爱心辅导班”，后街社区形成了“五老引领+童伴妈妈执行+志愿者补充+社会资源支持”的爱心育人体系。“我们将以此汇聚更多力量，用心用情当好青少年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守护人，为培养时代新人贡献基层力量！”廖国勤说道。

众人拾柴火焰高，宋淑芳常常将爱心辅导班的发展过程，当作身边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一个人只要肯努力，那身边自然会会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众人来帮忙。所以，我们不能虚度年华，要学习、要做有意义的事、当有出息的人。”

一盏暖心明灯

照亮一路接力人

“妈妈这辈子的心愿就是当老师，她能够教这些娃儿，心里很高兴，我作为女儿自然要尽己所能帮助她。”周桂英从宋淑芳手里接过爱心辅导班这盏“灯”。

她回忆说，妈妈刚办起辅导班时，家里人不理解，也不太支持。“我爸爸担心她累，但我觉得，只要她自己开心就好。”带着让母亲开心的初心，周桂英也在退休后加入了爱心辅导班。她看着母亲领着考上大学却没钱读书的孩子，前去相关部门寻求帮助；也会帮着母亲邀请住校的留守儿童周末来家里打牙祭。“我也说不清爱心辅导班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我就想和妈妈一样帮助更多的孩子。”周桂英说。

“童伴妈妈”谢礼英在和宋淑芳母女的相处过程中，对爱心辅导班也有了更深厚的情谊：“这个小院就像一块吸铁石，将各方资源都汇聚了起来，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能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她在工作中更加尽心尽力，把自己当作衔接社区“五老”智慧与儿童实际需求的“桥梁”。

大学生韦萍萍作为青年志愿者，在今年的暑假托管班中给孩子们上了10天课。开学后，她主动给宋淑芳打电话：“宋婆婆，以后我带着我同学来。”电话那头，宋淑芳笑得眯起眼：“好呀好呀，欢迎你们！”

接过“灯”的还有在辅导班长大的孩子们。当年哭着说“宋婆婆像亲祖母”的虞阳，常常回到小院看望宋淑芳，每次都会给班里的弟弟妹妹们带书籍或运动器材；考上研究生的宋瑜回家时也会到辅导班来“上课”，给更多小朋友们分享自己的见闻、讲述外面的世界……

如今，宋淑芳最初的客厅教室里，一整面墙都挂满了孩子和家长们送来的锦旗——但占据C位的是一幅水彩画，那是今年教师节前夕，9岁的杨姝彤送给宋淑芳的节日礼物——她用稚嫩的笔触描绘了自己给宋婆婆捶背的场景，画挂在房间里，像一枚温馨的“印章”。

19年前的一点微光，竟慢慢变成一群人同举的一盏灯。“孩子们从小有礼貌、有爱心、有责任感，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宋淑芳语气中难掩自豪。



资料图片

屏幕管理，另有“高招”

■ 龙悦

手机在我侄子侄女手里，就像粘了胶水。侄子墨墨读初二，侄女朵朵上小学六年级，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从鞋柜上抄起手机，往沙发上一倒，指尖飞速划过屏幕，游戏音效和短视频的笑声此起彼伏。过了许久，作业本仍摊在书桌上，笔帽都没拧开过。

嫂子为此操碎了心。她试过把手机藏进衣柜深处，两个孩子掘地三尺般翻出来；试过设置密码，墨墨竟偷偷记住她解锁时的手指轨迹；试过断网，朵朵就蹭邻居家的Wi-Fi，隔着墙壁蹲在阳台上玩。训斥的嗓门一天比一天高，两个孩子从最初的害怕变成了面无表情的沉默，最后干脆戴上耳机，把家长的声音隔绝在外。

我去串门，一进门就看见两个孩子脑袋凑在一起，对着屏幕上的游戏界面大喊大叫。嫂子无奈苦笑：“你看，家不像家了。”突然，兄妹俩为了谁先用充电宝吵了起来，争闹声尖厉刺耳。嫂子从厨房冲出来，气得声音发颤：“都给我放下！”两个孩子不情不愿地放下手机，却把脸扭向窗外，满是不服。

那天深夜，嫂子给我发消息：“我想通了，硬抢不行，得让他们自己觉得玩手机没意思。”

第二天一早，她宣布了一条新规矩：“以后回家先写作业，写完了可以玩手机，但只能用我的旧手机，并且要开着‘屏幕时间’记录功能。”墨墨不屑地撇嘴：“换汤不换药。”但嫂子笑了笑，没反驳。

第一周，两个孩子为了能多玩会儿手机，作业写得飞快，正确率却惨不忍睹。嫂子也不吭声，只是每天晚饭后把“屏幕时间”的统计报告投屏到电视上——墨墨的游戏时长日均4小时，朵朵的短视频浏览记录有300多条。两个孩子看着满屏的数据，脸上挂不住了，墨墨嘟囔：“你监视我们。”嫂子平静地说：“是你们自己失控了。”

第二周，嫂子在旧手机里装了一个知识类App，每天晚上7点准时开启家庭线上挑战赛，题目涵盖诗词、科学、历史，答对一题积一分，积分可以兑换周末去游乐场的时长。第一天开赛，墨墨连“唐宋八大家”都答不齐，朵朵把“光合作用”说成了“用光合作”，两个人被嫂子碾压式击败。墨墨不服气，当晚偷偷查资料，第二天扳回一局。兄妹俩的竞争就这么被点燃了。

嫂子悄悄把游戏和短视频App设置了使用限时，每天只能玩20分钟，超过就自动锁屏。两个孩子起初暴躁地拍手机，后来发现拍也没用，竟真的开始研究起擂台赛的题库来。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天。朵朵用积分换了半个小时去小区池塘看青蛙，结果发现池塘的水被物业抽干了，她蹲在岸边发愣。回家后，她拿着手机拍了一组蜗牛在湿漉漉的台阶上爬行的特写，配了一段稚嫩的解说词发到家庭群里，亲戚们纷纷点赞，姨姥姥还“打赏”了20块钱红包。朵朵兴奋得脸通红，举着手机满屋跑：“我赚钱了！我用手机赚钱了！”

墨墨不屑，可第二天，他就偷偷拍了一段自己组装高达模型的延时摄影，快进节奏下的手指在屏幕上翻飞，零件“咔嗒咔嗒”拼合，最后机器人立起来的那一刻，群里炸了锅。舅公评论道：“比我当年组装收音机还利索。”

嫂子趁热打铁，把“知识擂台”改成了“家庭电视台”，大家轮流当导演，拍摄3分钟短视频，内容自定，全家投票评分。朵朵拍过“妈妈做的红烧肉为啥比别人家香”，墨墨拍过“用物理知识解释为啥滑板能跳起来”，嫂子则拍过“一部手机如何从敌人变成朋友”。最让人意外的是，墨墨竟然拍了一集“游戏设计师的谎言”，把那些让他上瘾的即时反馈机制拆解得清清楚楚，最后，他对着镜头说：“我现在觉得，被算法控制挺傻的。”

日子就这么过去。两个月后，我又去嫂子家，进门时朵朵正趴在餐桌上用手机查“星云”的图片，墨墨在旁边用手机计算数学题的另一种解法。手机屏幕上没有闪烁的游戏图标，取而代之的是笔记软件和相机图库。

“今天怎么没锁屏？”我好奇地问。嫂子笑着说：“不用锁了，他们自己会管。”正说着，朵朵抬头喊：“妈，我想用手机搜个菜谱，晚上想做番茄牛腩。”嫂子随手把手机递过去，墨墨头也不抬地提醒：“别乱翻，相册里还有我没剪完的视频。”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嫂子用一部手机管住了两个孩子，但她真正管的不是手机，而是孩子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当屏幕从“唯一的快乐源泉”变成“众多工具之一”，沉迷的根就断了。而最妙的反转是——那个周末，墨墨在“家庭电视台”发布了一期新作品，揭秘我嫂子的管理诀窍，标题只有5个字：“我妈是高手。”

泥巴里的童年印记

■ 魏世通

儿子的玩具堆满了3个收纳箱，却没有一个能吸引他安安静静玩上10分钟。

那天周末，我带儿子去他外婆家。孩子外婆住在城郊的老院子里，刚下过雨，院子角落积了一小洼泥水。儿子穿着崭新的小白鞋，小心翼翼地绕道走，生怕沾上半点泥星子。他外婆在旁边笑：“你们城里孩子，鞋底比脸还干净。”我看着他踮着脚尖的样子，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光着脚丫在泥塘里疯跑，捏泥巴捏到指甲缝全黑的情景。

我把他叫过来，蹲下身，把手伸进那滩泥水里。儿子瞪大了眼睛：“爸爸，你干吗？”我抓了一把湿泥，在掌心里搓成圆球，笑着说：“来，今天教你玩泥巴。”

他犹豫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把指尖探进泥里，像碰什么脏东西似的，沾了一下就缩回去。我掰了一块泥递给他，说：“捏个你喜欢的，什么都行。”

他捏了5分钟，勉强搓出一根歪歪扭扭的长条，说是“蛇”。又捏了10分钟，那条“蛇”断成了3截。他开始不耐烦，甩着手上的泥想去找水龙头冲洗。我说：“别急，泥巴越捏越软，越捏越听话。你太急了，它就不听你的。”他半信半疑地坐下来，又抓了一把新泥，慢慢揉，慢慢搓。

那一刻，院子里很安静，只有泥巴被反复揉捏发出的“噗噗”声。

半个小时后，他捏出了一只胖墩墩的小乌龟，虽然乌龟的头大得像身子，壳上的花纹歪七扭八，但那是他第一个从头做到尾没有半途而废的手工作品。他把小乌龟放在太阳下晒，蹲在旁边守着，时不时用手指蘸点水给它“保湿”，嘴里还念念有词：“别干裂了，别干裂了。”

那天下午，他再没提过手机和iPad，用泥巴捏了碗、捏了小人、捏了一排大小不一的“汤圆”，还学着他外婆的样子，把泥巴拍成饼，说要做“泥巴披萨”。

晚饭后，儿子捧着那只晒到半干的泥巴小乌龟跑过来，满脸认真地说：“爸，我想把它烧成真的。”我愣了一下，他接着解释：“外婆说有窑，可以把泥巴烧硬，这样就不会碎了。”他眼巴巴地看着我，那种神情不是要玩具时的耍赖，而是一种认真的恳求——他珍惜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

第二天，孩子外公真的帮他生了一小堆火，把小乌龟放在瓦片上慢慢烤。儿子守在旁边，一会儿添柴，一会儿小心翼翼地翻面，小脸被火光映得通红。烤了一个多钟头，小乌龟变得硬邦邦的，表面从灰褐色变成了浅浅的砖红色。他捧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高兴得原地蹦了两下：“它‘活’了！它不会碎了！”

那天晚上，他把那只小乌龟放在床头柜上，临睡前看了好几眼，才安心闭上眼睛。

玩泥巴，看起来脏，是没用的消遣。可那天我明白了一件事——泥巴是最好的玩具，因为它什么约束都没有，什么都可以变。一块泥在手里，可以是一只乌龟、一座山、一碗饭、一个世界。而孩子需要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耐心，学会了专注，学会了珍惜自己亲手创造的东西。

儿子睡着后，我悄悄地把那只烤好的小乌龟拿起来看了看。它很粗糙，甚至有点丑，龟背上还有一条细小的裂缝。但我知道，这条裂缝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印记，比任何精美的玩具都深刻。

泥巴脏了小手，却暖了童年。这个道理，是我陪儿子玩了一下午泥巴之后，才真正想通的。